

觀見

谈城系列

# 闲上海话

邵宛澍

如果一个人「只作不嗲」，整天找男人麻烦，那样的女人就算长得美若天仙，恐怕也是无人有胆消受；又若一个女人「只嗲不作」，那样的人，天下根本没有，神话中的人物，我们不必讨论。「作」和「嗲」，都是上海女人所特有的，也只有真正的上海男人才能体会到这两种韵味，并且乐在其中，从这点来说，上海男人，也有点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霍見  
读城系列

# 上海闲话

邵宛澍  
——  
著

 上海文化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上海闲话/邵宛澍著. --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4. 4  
(观)

ISBN 978 - 7 - 5535 - 0231 - 1

I. ①上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0038 号

出版人

王 刚

责任编辑

黄慧鸣

插图绘制

桑麟康

美术编辑

汤 靖

封面设计

胡斌设计工作室

书名

上海闲话

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 号

网址: [www.cshwh.com](http://www.cshwh.com)

发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

上海港东印刷厂

开本

890 × 1240 1/32

印张

10.5

字数

247 千字

版次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 - 7 - 5535 - 0231 - 1/I · 077

定价

28.00 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 021 - 69178575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             | 生死事大 / 045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| 灶披间里的上海话 / 049    |
|                 | 铜钿银子真生活 / 052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| 各式各样的房间 / 056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| 由中医而来的上海话 / 059   |
|                 | 与“豆腐”有关的上海话 / 063 |
|                 | 与“鬼”有关的上海话 / 067  |
|                 | 上海的元素——“洋” / 071  |
|                 | 上海话中的“蟹” / 077    |
| 阿拉上海人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阿拉上海人! / 003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无所不能“吃” / 007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依吃啥饭呢? / 010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饭·粥·饭泡粥 / 013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以“吃”代“喝” / 018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吃老酒面面观 / 021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吃老酒·泡冰水 / 024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冷水·开水·冷开水 / 027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上海话里的谐音词 / 030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送礼宜忌 / 033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上海话里的外来词 / 036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上海话里的禁忌语 / 040  |                   |

上海话中的姓氏读法 / 081

孵茶馆与孵混堂 / 084

论天气 / 088

麻将生活 / 093

从“江北人”说起 / 098

江北人 江北车 / 102

吃·着·嫖·赌 / 105

老娘舅摆句闲话 / 108

里外有别 上下分明 / 113

## 字词春秋

“作”和“嗲” / 119

嫖·嘲·掬 / 122

几个好玩的字——耍、勰、勰、甯 / 126

敦·宕·沘 / 130

“冷”与“凉” / 133

说“戇徒” / 136

论“卖相” / 139

说“模子” / 142

说“老爷” / 146

论“棺材” / 148

说“乌龟” / 151

说“相公” / 154

贱骨头 / 157

前世里·投人身 / 205

坍招势·败兆腔 / 210

勒煞吊西·牵丝扳藤 / 214

煨灶猫·狗皮倒灶 / 217

“222”如何读? / 220

“猪头三”的由来 / 161

“差头”的由来 / 164

最由甲的“由甲” / 167

最“勿搭界”的“勿搭界” / 170

孙悟空与门槛 / 173

“先生”的衍化 / 177

哪里来的“家私”? / 181

“东西”与“么事” / 184

“劈硬柴”与“AA制” / 187

从“白相”到“白相人嫂嫂” / 191

瘪三·赖三 / 194

烂屙·烂污·烂糊 / 197

罪过·作孽 / 200

三种不同的“大菜” / 202

举一反三

由“触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25

由“弹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29

由“刮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33

由“轧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37

由“淘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42

由“辣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45

由“攒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49

由“别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52

由“相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55

由“拆”构成的上海话 / 259

起×头 出×头 / 263

继续说“头” / 268

一个传神的动词——“跳” / 274

几个语末助词 / 278

“CCD”式叠字词 / 281

“ABB”式叠字词 / 284

## 俗语溯源

依好好叫好哦? / 289

依哪能介十三呃啦? / 292

朋友,依生活清爽哦? / 297

五字沪骂的演变 / 299

攒炸药包 / 303

鬼迷张天师 / 307

鬼摸大蒜头 / 310

快刀热水干手巾 / 314

板板六十四,碰碰脱裤子 / 317

上海话笔画索引 / 319

# 阿拉上海人

---

宁波话“阿拉”成了上海话的“全权代表”，足以表明上海话“海纳百川”的气度。上海闲话，既是反映上海这座充满市井生活气息的移民大都会世态百相的窗口，也是了解“阿拉上海人”生活状态的最佳切入点。

玉两位，更是风光得很。反屋有一个镇叫做『阿拉』，车子驶上路标很是讨人喜欢——『阿拉镇政府』、『阿拉供销社』、『中国农业银行阿拉分行』……这样的东西，每个上海人都会喜欢的，『阿拉』不但有了自己的镇政府，甚至还有了自己的银行，还不高兴？『阿拉』代表着上海人，如果某个外地人只会一句上海话，那么，这句话多半就是『阿拉』。在上海话中，『拉』是个长音，『拉』门，『拉』在至少在动词中，『拉』是个长音，发阴平微阳的声调；而『阿拉』的『拉』，是短音，是人声，更接近于『辣』。『阿拉』表示『我们』或『我们的』，『阿拉一淘去白相』指『我们一起去玩』，『阿拉办公室开心呃』指『我们的办公室气氛融洽』。『阿拉』也可以指『我的』，但是只用于后面是称谓的时候，无论跟着的词是『爷』、『娘』、『叔』、『舅舅』，跟在『阿拉』后面，都可以是『我的』。其实这个『

## 阿拉上海人！

在湖南的怀化，有一处叫做凤凰的旅游胜地，因为出了沈从文、黄永玉两位，更是风光得很。凤凰有一个镇，叫做“阿拉”。车子驶过，路标很是讨人喜欢——“阿拉镇政府”、“阿拉供销社”、“中国农业银行阿拉分行”……

这样的东西，每个上海人都会喜欢的，“阿拉”不但有了自己的镇政府，甚至还有了自己的银行，还不高兴？

“阿拉”代表着上海人，如果某个外地人只会一句上海话，那么，这句话多半就是“阿拉”。

在上海话中，“拉”是个长音，至少在动词中，如“拉”门、“拉”车中，“拉”是个长音，发阴平微阳的声调；而“阿拉”中的“拉”，是短音，是入声，更接近于“辣”。

“阿拉”表示“我们”或者“我们的”，“阿拉一淘去白相”指“我们一起去玩”，“阿拉办公室老开心呃”指“我们的办公室气氛融洽”。

“阿拉”也可以指“我的”，但是只用于后面是称谓的时候，无论跟着的词是“爷”、“娘”、“爷叔”、“娘舅”，跟在“阿拉”后面，都可以是“我的”。其实这个“我的”，从本质上来说，还是“我们的”，因为过去的家庭，独生子女很少很少，大多数人家都是三五个孩子，因此解释为

“我们的”也非常贴切。

成了上海话“全权代表”的“阿拉”却不是上海话,而是宁波话。宁波方言在表示多个人数时,用“拉”结尾,“其拉”就是“他(她)们”或“他(她)们的”,同样在称谓前的“其拉”,也可以表示“他(她)的”。

1927年,是一个宁波向上海的移民高潮,大量的宁波人涌入上海,不知是巧合还是因果,宁波人中的翘楚蒋先生也就在当年带着他的北伐军攻入了上海。当时在沪的宁波人有四十万,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宁波人;到解放前夕,上海的宁波人增加到了一百万,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了。

如此多的宁波人口移民上海,甚至发生了宁波人在上海比在宁波还多的“奇事”。宁波人不但带来了咸黄鱼和臭冬瓜,也带来了大量的宁波话,“阿拉”就是其一。

宁波人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影响着上海的生活,及至今天,据说大多数宁波人或近或远都有着上海的亲戚。

“阿拉”虽然从宁波而来,现在的宁波人虽然也说“阿拉”,但“阿拉”成为上海语言的代表,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上海人最喜欢说的话之一,就是“阿拉上海人”,由于这个“人”的发音同普通话的“拧”很相似,所以有许多人就照着发音写成“上海拧”。闲来无事,用“上海拧”作为关键词 google 出 56 万条结果,虽然以钱乃荣老师为首的多位学者苦口婆心地劝告大家“人”绝不可以写成“拧”,然而根据语言文字约定俗成的规律,至少也要在字典中记上一笔了。

我们知道,上海话是各地移民语言不断浸淫、融合产生的语言。我

们从宁波话中吸收了“阿拉”，又从苏州话中吸收了“我”。

上海话的“我”，发音和“瓦”一样，是个连喉管都发生颤动的音，乃是从苏州话中发“鹅”音的“我”而来。随着语言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上海小朋友发不出那个喉管颤动的音，只能发出“画”的音，“瓦片”如今成了“画片”，不知是进步还是倒退啊！

上海话中的“他、她”是“伊”。同样，后面加个“拉”就是“他（她）们”和“他（她）们的”，“伊拉”和“阿拉”的用法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

说了“我”和“他”的单复数，当然要来说“你”。上海话中的“你”是“侬”，据说也是从苏州话中来，理由就是“吴侬软语”一说，“侬”当然是苏州话啰！其实苏州人从来不说“侬”的，他们只说“耐”，发音如同上海话“耐么”（沪语“那么”的意思）的“耐”，大多数描写苏州话的文学作品中，都是直接用“耐”来指代“你”的。

“侬”的复数是“侬”，或者“僚”，用前者的居多。这两个字，都读作上海话的“奶”，表示“你们”和“你们的”。如同普通话一样，物主代词除了在称谓之前，别的场合都要有介词“的”，上海话中的“的”读“合”，是个短而促的音，平时为了行文方便，经常有人写作“个”。当“的”在陈述句的句尾时，表示“××的”，读音也是“合”，但是为了区别于介词“的”，通常写作“呃”。

“你我他”的单复数，是所有语言中最基本的元素。于此，我们再随便聊聊其他一些基本元素。

“掰”这个字很好玩，从字形上看，与“掰”正好相对，它的本义是“双手抱住”，的确与“掰”相对。别小看“掰”字，它在上海话的写作中，取代一个相当重要的字，就是“这”，发音为“噶”，但音要轻许多。

“这个”就是“𪛗个”，而“这里”则是“𪛗搭”。

有“这”必有“那”，“那里”在上海话中读“伊面”或“伊搭”。比如：“你放心好来，勿管𪛗搭，还是伊面，阿拉每个门店个价钿侪是一样呃！”（你放心好了，不管是在这里，还是那里，我们每个门店的价钱都是一样的！）

## 无所不能“吃”

“民以食为天”是句亘古不变的名言，历史上，只要大家没得吃了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奇事怪事发生。当然这些是历史学家的事，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。我们还是说“吃”吧！上海人，上海话，最大的特色就是“吃”。

众所周知，杭州与上海有“世仇”，当年形成的原因恐怕已经没人知道了，可这“仇”依然似有似无地延续着。有一次，我问一个杭州的朋友“为什么杭州人不喜欢上海人”，她也想不出，说是她个人觉得可能上海人“太会吃”了。

她说她无数次地见到上海人在沪杭铁路不过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上（那时还没有动车组），还携带着香瓜子、鸡脚爪、鸭胗肝等等小食，在小桌上摆开一大堆，从上车吃到下车。她还特别讶异于上海人坐两三个小时的火车，居然可以用搪瓷杯子，带上饭菜，用开水焐热了再吃。这些在上海人眼里都是再平常不过的“小事”，在杭州人眼里成了上海人的“馋”。

的确，上海人在旅途中的吃法，我是见识过的。前两年，有一次坐泰航从曼谷回上海，见到一众上海人，才上飞机，就放下小桌板，摆上各式的水果蜜饯，准备大快朵颐一番，弄得空姐哭笑不得。

不仅如此,上海人在外地的吃法,真可谓“叹为观止”。在上海,好多家庭都是男人烧饭,女人洗碗,如果恰巧几个家庭组队出游,又恰巧进了一家路边的小饭馆,那情景就蔚为壮观了。只见一大群人进入店里,都不坐下,男人们直接跑进厨房看个究竟,瞧瞧冰箱里有些什么,探探天井里是否养着活鱼活鸡,对着厨师指手画脚,向着配菜的说东道西;而此时,女人们纷纷拿起杯盏碗碟,一一指出没有洗净的地方,要求重换。就在大人们“不亦乐乎”的时候,三四个小孩子,在店里从这头打到那头,再从那头打回这头,任是见过世面的老板娘也一下子招架不住。

上海人就是喜欢吃,不但给周边的城市留下了“吃名”,甚至还把周围的大闸蟹、小龙虾、米粽子和油面筋硬生生地吃“贵”了,倒也算是拉动经济吧。

怎么办呢?上海人就喜欢吃嘛。上海话里涉“吃”之多,也印证了这一点。

上海话里,只要是放进嘴里的都可以用“吃”,“吃饭”、“吃菜”自不用说了,便是酒与水等任何液体,上海话里也全是“吃”,而没有“喝”,于是就成了“吃老酒”、“吃白开水”,让外地人摸不着头脑。更有甚者,不论水烟、旱烟、鸦片、雪茄,因为都要通过嘴巴这一道“关卡”,所以叫做“吃香烟”、“吃鸦片”。倒是“吸毒”一词,虽然也有用嘴的,估计是新词的缘故吧,没有改成“吃”,但在上海话中,哪怕吸食海洛因,无论是注射还是吸入,一概被叫做“吃白粉”。

上海话中,把东西含在嘴里,也叫“吃”。有时小朋友不懂事,把不能吃的硬物含在嘴里,大人就说:“依拿啥事吃嘞了嘴巴里?快点吐

出来!”若非小孩子,把不能吃的东西含在嘴里,肯定是喜欢得紧、欣赏至极,唐朝韩愈《进学解》有云“沉浸浓郁,含英咀华”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在上海话中,吃同样被用来表示这个意思。如果一个人爱上了另一个人,就会说“我老吃伊呃”,爱之甚者则说“吃煞脱伊”。“煞脱”两字在沪语中是程度语气助词,又和“杀掉”、“死掉”同音,因此也常被人理解为“爱死他了”。

如果你在上海听到有人说“伊勿要忒吃伊哦”,那绝不是她想咬他一口,而是爱得不能自拔了。

然而,“吃”有时也可当“咬”讲,只是不用嘴咬,例如某人答应别人什么事而没有完成,别人就会“吃牢伊”要他完成;在球场上、赛场上,也常可以听到“三号吃牢六号”之类的话,这里的“吃”,乃是“盯”的意思。

“吃”东西,是放“进”嘴巴里,于是很多带有“进入”含义的场合,也都用“吃”字。船进入水中,叫“吃水”;哪怕是开车时推动排挡,也叫“吃挡”,如“吃两挡”、“吃倒挡”等。

不仅如此,上海人于有形无形的“打击”,也都用“吃”,最有名的要算“吃耳光”了,与此类似的还有“吃生活”、“吃家什(生)”、“吃苦头”、“吃瘪”等等。“吃生活”是挨揍的意思。“家什”在上海话中是“家具”、“工具”的意思,而“吃家什(生)”用于实指表示遭人用“尺子”(短刀)之类的“兵器”攻击;若是虚指,表示受到诸如“开除”、“拘留”或更为严厉的处罚。至于“吃瘪”则是表示受到打击的后果——瘪了。

“吃”被用作“打击”、“遭遇”或“遭受”的还有“吃酸”(也写作“吃算”)、“吃排头”(挨训)、“吃外国火腿”(挨踢)、“吃头搥”(被人打头)、“吃皮榔头”(挨拳揍)以及“吃夹档”和“吃赔账”等。

## 依吃啥饭呢？

广东人素有“吃名”，他们不但爱吃，而且敢吃，所谓“什么都敢吃，怎么吃都敢”。只是经历了“萨斯”（SARS）一役，广东人于吃倒是收敛了许多。

其实，上海人于吃的胆子亦可谓大矣，倒不是什么都敢吃，而在于什么都敢尝试一下。君不见，上海的菜馆鳞次栉比，全国各地乃至东洋、西洋的名点好菜，都可以在上海找到。上海人不但喜欢尝试各地菜肴，而且善于博采众长、融会贯通，在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“海派”饮食文化。

不管吃什么，无论吃好吃坏，吃饱肚皮才是根本，要吃饱肚皮，就要工作，否则就是“好吃懒做”，上海人把工作叫做“吃饭”。

比如有的人是公司或者政府职员，上海人就叫他“吃公事饭呢”；同样，如果是银行职员，就被称为“吃银行饭呢”或是“吃金融饭呢”。这种称法，有的相当形象，航运工作人员，被人叫做“吃码头饭呢”；司机则被叫成“吃马路饭呢”。

有些称法，比较抽象，甚至抽象得外地人猜都猜不出来。有一种人，叫做“吃开口饭呢”，吃饭总要张开嘴，不张嘴怎么吃呢？这个词，光从字面难详其义。原来这种人，只要靠一张嘴巴，就有饭吃。最早，